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三十回 韓世忠平定建州

卻說兀朮聽得宋軍燒絕歸路，即分兵防救糧草。時近黃昏左側，晚風驟起，一時火遂發作，焚著山谷樹木，滿天通紅，延及金人糧草。番將斡離球領胡兵來救糧草，安雄一軍殺出，將金人衝作兩截，各不能相顧，爬山逃走。比及兀朮知後軍有失，勒回馬殺來救護，吳玠已驅動宋兵鼓勇爭先，金陣一動，隊伍紛亂。沒立、烏魯折合只保得兀朮逃走。正行間，人報「糧草盡被宋軍所焚，前路燒絕棧道，不可前進，元帥速走渭河！」兀朮驚慌，即引眾人殺回渭河。吳玠引兵急追。兀朮走出和尚原二里，盡是峭壁。只聽得兩下一聲梆子響，山上五百弓弩手一齊放下箭來，兀朮身中二矢，即棄坐下馬而逃。沒立拚命殺向大路，一矢飛到，正中頭頸，沒立墜馬而死。十萬大兵在此折了一半，僵屍數十里，棄旗鼓衣甲之類填滿山峪。烏魯折合急走至渭河，奪得馬匹與兀朮。浮梁已被宋將湯威盡行截斷，樹木流塞河中，金兵又不能渡。四下喊聲大震，霍武、吳璘傳令：「休得走了兀朮！」兀朮與烏魯折合上下無路，殘兵皆喪膽，只待要走，烏魯折合曰：「元帥急去了頭盔鎧甲，削其鬚髯，使宋人難認，可脫此厄！」兀朮即拔所佩刀劍削去其鬚髯，復棄馬沿河與烏魯折合走出寶雞。將近一更末，前面火光迸天，一隊人馬攔路，兀朮歎曰：「吾合休矣！」前軍不是別人，乃番將斡離球被宋軍殺敗，屯紮於此。兀朮心始安，與眾人出得寶雞縣，傳食飛鳳山下，仰面大慟。眾人曰：「元帥於天羅地網中已逃得出，何故悲慟？」兀朮曰：「吾自南侵始敗於鎮江之時，未有如此挫衄，削須去袍，軍馬喪盡，深以為愧也！」眾將皆勸：「勝敗不可必致，回至本國，復整人馬來取讎。」兀朮恐宋人追襲，連夜引眾回雲中去了。吳玠收軍，集諸將於和尚原。眾人各上其功，斬獲耳帶金環者三百級，降渤海漢兒二萬餘，掠得輜重芻糧積如山丘。初，金人之至也，吳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，朝廷隔絕，人無固志，有欲謀劫玠兄弟北降者。玠知之，召諸將歃血誓盟，勉以忠義，皆感泣願盡死力，故能成功焉。後人有詩云：胡馬南來羯鼓喧，中原日以見摧殘。羽書原上旌旗息，血戰關前日月寒。

畫角哀鳴金虜遁，凱歌聲奏蜀民安。

高宗不惑和戎策，二帝鑾輿竟可還。

吳玠探聽金人已出寶雞縣，退回雲中，乃遣湯威屯鳳翔，安雄守散關，弟吳璘屯箭筈嶺，以防兀朮復寇。差人以捷音詣奏行在。高宗覽奏，謂近臣曰：「川蜀道路遙遠，聲勢不聞久矣。今吳玠以數千眾殺退金人十餘萬。關陝一路，朕無憂矣。」因下詔獎諭之。

時建州賊范汝為作孽猖獗，辛企宗討之，官軍喪折。帝召眾臣議之。趙鼎曰：「知水戰者莫如韓世忠，陛下若召之進討，克服必矣。」高宗乃手敕召韓世忠助辛企宗討建州賊。韓世忠得旨於鎮江，即部領蘇勝、霍武等一萬人馬，前抵建州，與眾人議曰：「建居閩嶺上流，若賊沿流而下，七郡皆血肉矣。」遂令蘇勝引兵乘舟出中流，自率步卒二萬出鳳凰山，水陸並進，直搗賊營。范汝為引賊黨列營待之。韓世忠一軍先至，隊伍整肅。賊眾望見，不戰自亂。世忠乘勢殺過賊營，汝為眾寡不敵，大敗落荒而走。至半路，霍武一支人馬截出，大叫：「逆賊慢來！」揮起鋼刀，來戰汝為。汝為驚慌，措手不及，被霍武斬落馬下。眾人皆伏地請降，世忠下令：「休得殺之。」汝為弟范岳、范吉見官軍精銳，二人拚死殺奔溪口，渡舟逃走。忽上流蘇勝戰船衝來，將岳、吉舟打翻，賊黨溺死者甚眾。蘇勝搶入賊舟，將岳、吉擒上船來。韓世忠大軍已合，蘇勝押過岳、吉，世忠大怒，數其罪斬之，梟首號令。世忠既已平復劇賊，入建州城，以建民從賊已久，將盡誅之。李綱聞知，自福州馳見世忠曰：「建民眾矣，如盡殺之，恐多及無辜。然事賊非其本心，屈於勢也，乞宣司憐之。」世忠大悟，與李綱議論終日，皆言中原淪於胡虜，比之靖康又不俟矣。綱曰：「都閩之任有如宣司數人，不患金人再來，疆土亦可復矣。爭奪聖上不以興復為意，忘其不共戴天之仇，專求講和，受無窮屈辱，使忠臣義士憤憤於外，良可慨也。」世忠曰：「提舉國之元臣，廣識施為，可念生民之故，出而維持宋運可矣。」綱曰：「某雖處海隅，受先帝大恩，敢一日忘朝廷哉。第恨鬢須蒼白，不能復睹鑾輿北還。」即日辭世忠復歸福州，世忠送出建城三十里方回。次日，世忠下令軍士駐城上莫下，聽民自相分別。居農者給以牛谷，為商賈者弛其征禁，脅以從賊者濫遣各去，獨取附賊者誅之。建民感德再生，歡聲洋溢，合家為立生祠。李綱離建州，由汀趨閩，過顯應廟題詩云：不愁芒履長南謫，滿願靈旗助北征；耐微一杯揩淚眼，煙云何處是三京？

題畢，遣人詣建州以示世忠。世忠見詩意，歎曰：「仁人君子遇顛沛流離之中，亦不忘乎君也。」世忠駐兵數日，遣人詣行在奏知克服范汝為，因上書言李綱智識深遠，可以大用，請帝建都臨安數事。高宗聞世忠捷音到，曰：「雖古名將何以加！」下詔旌獎，乃令與岳飛進討江西、湖、廣諸盜。允其舉，赦李綱，以綱為湖廣宣撫使。帝召群臣議遷都臨安，呂頤浩曰：「臨安南望交、廣，北睨淮、浙，陛下正宜建都。其地民多漁鹽之利，以資士馬，足可以興復中原矣。」帝從之，即下詔遷都臨安。

高宗駕到臨安，升府為行宮，以秦檜參知政事。起居郎王居正奏曰：「秦檜初與臣論天下事甚銳，說中國人穿衣吃飯亦當常說恢復中原，不可忘也。此時臣心甚服其言。檜又謂若為相數月，必聳動天下。今既已居丞相位多時，全無一句言語說及恢復，施設不過如是，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。」帝曰：「待檜入朝，朕當以卿言問之。」居正退出。秦檜聽得此消息，切齒恨之，遂背地貶居正出知婺州。數日，秦檜奏事便殿，帝問曰：「卿常言有兩件策可以聳動天下，未見施行，可與朕言之。」檜奏曰：「若是依臣兩策，天下可以息兵，聖父、聖母可以回鑾。」帝欣然謂之曰：「卿當備細陳之。」檜曰：「今日天下不得安寧者，全在金虜常年舉兵南侵故也，未審是否？」帝曰：「果如卿言。」檜曰：「陛下若依臣二策，天下自然無事，二聖管取北還也。」帝曰：「如何行得如此，朕心之所望也。」檜曰：「天下干戈不息，只是金國與齊國爭人口耳。」帝曰：「何謂？」檜曰：「若是我這國中有黃河逶迤，北人還金，中原人還劉豫，以大江險阻為界，各守自家國土，則自然不起干戈相爭奪矣。」高宗聽畢，默然良久，謂檜曰：「若是依卿二策，南人還劉豫，北人還金虜，朕亦是北方人，將還誰家？」秦檜語塞。轉過殿中侍御史黃龜年糾劾秦檜：「職居相位，全無恢復中原之計，單只主與金國求和，且樹結奸黨，專秉國權，私地貶黜不從己者。伏望聖明除去奸邪之漸，不可容其長也。」高宗准其言，遂革去秦檜相位。